



### 巴金曾有機會問鼎諾貝爾文學獎

「當年巴金寄出《滅亡》的郵局已拆掉了。他買那些練習簿是在哪一間文具店？橋頭上那間他為校長夫人和小姐生日時買花的花店仍在。」綠騎士寫道。

不管怎樣，古然夫人已隨同巴金筆下的文字，復活在讀者的心間。

還幸，綠騎士在那邊遇到一位歷史研究家，和一位巴金曾讀過的拉封丹中學的英語老師，他們共同編輯巴金紀念冊。

這說明日月嬗變，人事滄桑，巴金歷經歲月長河流淌的沖洗，仍然活在小城的記憶中。巴金在法國文壇影響是頗深遠的，他於1979年4月25日應邀訪問法國18天，不僅震動了巴黎，而且被視為世界矚目的文壇大事。

法國巴黎《世界報》著名記者和作家雷米（Pierre Jean Remy）報道巴金訪法時，稱巴金為「當今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現年75歲的安詳的長者」。當時，法國的學界就有很多人將他與197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聯繫起來。

其實，這個傳聞，應直溯至1977年，當時法國的漢學家已準備提名巴金為應屆的諾貝爾文學獎的競逐者，後聽說因考

慮到中國當時的政策未必願意接受這一榮譽，所以才擱置下來。至於在毗鄰的日本，除了199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大江健三郎對巴金有高度評價外，日本名古屋南山大學的中裕史教授，雖然未曾與巴金有過謀面，但他讀過巴金大部分著作。

他認為：「巴金先生是一位二十世紀的時代親歷者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見證人。巴金先生在文學創作上作出巨大的貢獻。他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而寫作的《家》是讀者最熟悉的、影響最深遠的長篇小說。在晚年還完成了《隨想錄》。巴金先生也在文學研究上作出傑出的貢獻。」

只舉上面一例，以概其餘。綠騎士處處履痕，用樸實的文字，為我們敲開一道道歲月冰封、歷史塵封的重門疊戶，去慰藉那一顆顆疲乏於現代社會浮躁、惛憊的心。

走筆至此，我想起巴金的一句話：「我唯一的心願是：化作泥土，留在人們溫暖的腳印裏。」

綠騎士正是踏着這些文化人的腳印，力圖去拭掉塵封在歲月裏的文人足跡，並重現昔日那一顆顆溫暖躍動的赤子之心。（下）



### 粵劇情·緣

因為明年粵劇《帝女花》65周年，將會有9個項目的演繹，包括《帝女花》專業版，三代紅伶攜手15場的大型演出，每日不同配搭，將於2022年1月6日至1月18日在西九文化戲曲中心演出；接着有向任白致敬的原創作品《拜將臺》。其他項目還有黑盒劇場、水波浪影像節、長平影像65影集、管弦光影之旅、《帝女花》學生戲台版、學生演唱版、學生朗讀版。也因此我有機會接觸不同界別，以及這次大型活動系列的參與者。

其中有位業餘的粵劇評論自由作者，我是從粵劇雜誌那裏認識他的，之後我一直見到他的文章出現，見他出現在不同的粵劇有關的場合，卻又只是點頭打招呼，沒有特別交談。今次因為《帝女花》65周年，我很不客氣地拉他來幫我忙，他又二話沒說爽快地答應，便跟着我一起開工。這也是因為粵劇，粵劇把我們聚在一起。

這位朋友本身非常熱愛粵劇，在工作期間，我們聊起來，知道他的正職是教師，愛粵劇是打從8歲開始，家住鴨洲的他，那年跟母親去買艇，剛好有搭棚大戲做，他趁母親買艇自己走進戲棚，見到剛出道的蓋鳴暉在演出，他居然着了迷，覺得大戲的音樂好好聽，戲服好看。自此之後他便迷上，而且看了多次同樣蓋鳴

暉演的神功戲。之後還懇求母親買票給他入戲院看，更奇怪的是他的家人沒有一個對粵劇有興趣。

更有趣的是在2000年他正式跟梁森兒老師學戲，非常認真地對待自己的愛好，更微妙的是學戲期間認識了後來成為他太太的女孩子，兩人更都是蓋鳴暉迷！一段粵劇姻緣還創造了一個粵劇的傳承！今天這位朋友不上舞台演出，卻仍然癡愛它，看戲寫劇評還是他的至愛，而8歲的女兒遺傳了父母的基因，3歲已經好定當地坐着看完一齣戲，到了上小學，朋友讓她去上課，跟聲輝粵劇推廣協會的芳雪瑩老師學戲，今天已經有多次上台表演的機會，且是愈演愈愛！我這個朋友叫郭豪昌！是我眾多認識的人之中寫劇評其中寫得最好的一位！



●郭豪昌夫婦和準備演出的可愛女兒。



### 智者與情商

看到一篇文章說找伴侶時，較容易看上高智商的人，但長遠找人生伴侶，一定要找高情商的人。萬事有商量，是二人相處的必要法則。

這個理論延伸到孩子。大家較傾向覺得高智商的孩子是出色的，讀書好、反應快，受人喜愛，所以不少資源也集中去培訓孩子的「智商」。智商雖說是天生，但大家想做的不外乎是重點訓練腦袋，什麼也說要刺激思維和反應。對情商的訓練，家長和學校在比例上也教得少。但其實在人生，尤其將來工作裏、人際關係裏，好的情商絕對比智商地位高。

我們教孩子建立好的情商，也有時感到困難重重，最難教的是冷靜。有一次孩子說他控制不了自己不開心和發脾氣，父母在這個情況下，不能否定他的感覺或行為，只能和他慢慢商量，也可以提供一些方法，例如深呼吸有沒有幫助？

又或是可不可以用平靜的方法，去通知其他人自己不開心，然後再回房間或另一個地方靜一下？

而大部分孩子處理情緒的方法，都是來自父母。一是看父母如何處理，平常能否冷靜，或也會展現突然的失控；二是父母日常對其他人的態度，會形成磁場，影響孩子對世界的觀感，以及待人接物的態度。

前幾天在巴士上，看到一對母子在做數學功課，本來樂也融融，媽媽卻突然發脾氣，尖叫地罵了一通。孩子垂下頭，一臉羞愧，又要硬着頭皮，繼續計算一個新的答案出來。大家都看着那位母親，覺得她太激動了，但又不敢提醒她，只能用眼神希望讓她停止。怎料，這位母親竟然說：「你看，全世界也看着你，知道你這條數亂計！」眾人覺得真的不可思議。

在這樣的恐嚇下長大，怎會不成驚弓之鳥？



### 流行與經典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一直致力於流行與經典的表演結合，在我的演奏生涯中，常常借鑒融合各種藝術形式，也曾和很多流行音樂家合作，每一次都是開創式的創新。

之所以有這樣流行與經典的創新想法，首先得益於童年時家庭的「觸電」。我的父親姚笛當時是上海電影樂團的知名指揮，因此我的家庭一直都和電影結緣。記得小時候，內地許多知名電影人謝晉、劉曉慶、陳沖等都曾出入我家。父親當時指揮的電影音樂代表了中國內地最早的流行文化。當時的熱門電影《小花》、《城南舊事》等，指揮配樂就是由父親完成。這些電影音樂連續3年奪得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音樂獎。當時錄製配樂，父親必須率領樂隊，看着電影畫面現場改編，那時的情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從小就對音樂和流行文化的結合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不光是電影，我從小也很喜愛流行音樂，特別是鄧麗君的歌曲。我7歲就開始登台演奏小提琴，也曾演奏鄧麗君的代表樂曲。1981年我推出第一張唱片，並前往海峽對岸的寶島台灣宣傳，成為兩岸間第一位赴台灣演出的大陸小提琴演奏者。

1983年，我又與一家台灣的唱片公司合作，開始把流行和經典結合，演奏一些大家熟悉的樂曲。當時我就覺得，演奏古典音樂有特定的規範，而流行音樂、電影音樂則相對自由，能夠表現演奏者的情感和風格，當從流行中找到個人的音樂色彩後，結合演奏古典音樂，就能提升對樂曲的理解和表現。我的演奏也積極與最新科技與表現形式結合。1990年11月，我發

行首張激光唱片，接着又成為第一位錄製、發行《梁祝》演奏錄帶的小提琴演奏者。

在我的藝術道路上，也和許多流行音樂明星跨界合作。第一位就是香港粵語流行歌的先驅羅文，他的代表作《獅子山下》家喻戶曉，已成為香港精神的象徵，我和他合作，世界上第一次把小提琴獨奏帶進了流行演唱會。當時我的大女兒剛剛出世，我重返舞台，羅文的製作人恰好負責1997年回歸慶祝晚會，看到我在晚會上的表演，印象深刻，便熱情邀約我和羅文合作。1999年，羅文和俄羅斯的佛羅內斯國家交響樂團合作，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俄羅斯創世紀音樂會》，邀請我合作演出兩首。一首是《夢》、一首是王菲的《我願意》。羅文的樂感和表現力極其出色，與他合作使我受益匪淺，也體現出經典能從流行中汲取養分，讓觀眾得到全新的視聽體驗。

在與羅文的合作中，我在他家認識了當時跟隨他學習歌唱的容祖兒。2006年5月12日至15日，我和容祖兒共同舉辦4場音樂會，主題是《全為愛》，我當時牽線歷史悠久的捷克莫拉維亞交響樂團一起合作，引起轟動，這正體現了經典與流行的結合。

經典是對過去的回顧和傳承，流行則是對當下的提煉和展現，兩者的結合才能使人生得到連接、延續和發展。蘋果手機的創辦人喬布斯（Steve Jobs）說過：「Connecting the dots（將生命中的點連接起來）。」我深有同感，生命中的開花結果都有因緣際會，善於連接這些亮點，就是結合經典和流行，同時也把人生的理解、藝術的多面和時代的變遷連接起來，賦予新的意義。



### 杏花行令人亦美

酒有酒令，茶有茶令，花是不是也有花令呢？聽說過詩歌中的花飛令，遊戲中的花枝令，但賞花行令確實從沒聽說過。我突發奇想，在文友中提議，咱們杏花溝的杏花開放之時，不妨來一次雅聚，大家事先準備，現場即興發揮。遊春時行令助興，以一人為令官，賞花者皆聽其號令，令官出題，要求下面有人對答。大家都說這個主意好。

文友們推舉我作令官，我在群裏說：「既然每個人相信我，就要服從我。行令如山倒，這山倒下去，砸到了誰，千萬不要喊疼；不論親疏，唯我獨尊。每人用與杏有關的詩詞歌賦、成語俗話或者詩詞意象等，與之和韻連綴即可。先舉手，後點名；我若點到了誰，行令最終沒能過關，就要受罰。」

我接着補充道：「衝關不過，受罰也不是什麼可恥的事情，大家惡補一下杏花知識，就行了。對得不當或對不出者，皆以唱杏花歌、吟杏花詩，說杏花掌故為罰。只是前面的人說過了，後面的人就不許再重複。大家一定遵令，快些準備，當然了，對得有趣，也可通關的。」

杏花溝的杏花綻放那一天，終於到來了。文友們陸續來到現場，有不少人的口袋裏還揣着寫得密密麻麻的幾頁紙。我說道：「今天我做令官，不說骨牌牌兒，也不玩投壺，我說得來對下句，你們有人馬上舉手或由我指定人，來對下句，就可以。對得好，便可通關了，還可得到大家的鼓掌。」文友們笑道：「今天天氣好，杏花燦爛如霞。杏花行令人亦美，這個辦法真是不賴！令官，請開始吧。」

我說：「第一句，清風一縷撫粉花，請接下句。」詩人張三丁率先舉手，道：「我對下句，花是杏兒他的媽，請接下句。」大家笑得前仰後合，我也笑了：「三丁兄對得有趣，通關。第二句，花是杏兒他的媽，請接下句。」小說家胡俠舉手道：「媽有悲情欲濕雨。」我也笑了：「胡大哥接得漂亮，嵌入人生況味，且尾字連首字，通關。第三句，媽有悲情欲濕雨，請接下句。」詩人管弦子脫口道：「雨來獨坐杏影裏。」我連連點頭：「管先生厲害，大家鼓掌。不僅尾字連首字，而且把作管家管樺

筆下的小英雄雨來的名字嵌進去了，頗富深深的懷念之意，真是高妙啊！」

「剛才，大家集體創作了一首杏花詩，很有特色。現在來一個難度比較大的，大家聽好了：張良與張飛手指一傘，良曰『涼傘』，飛曰『跳傘』。請對杏花令。」約莫經過七八分鐘的沉默，終於有人舉手了。我招手請他走近前來，好聽得清楚一些，「呵呵，原來是學富五車的劉老師啊！」劉老師微笑抱拳道：「黃杏與白杏爭奪一瓢，黃罵『霜葫蘆』，白罵『老葫蘆』。」眾人道：「好！」我吟哦了一下，道：「不錯，不錯，夠味兒。過關了。」

我接着說：「下面做接續杏花詩，共八句。第一句，杏花溝裏香澄澄，請接下句。」徐芸芸道：「文思代飲引情言。」「接續。」尹亮說：「疏影留我想獨圓……」「接續。」馬奔道：「吹笛淨心樹庭堂。」「接續。」許思思說：「杏花命薄縮肌膚……」牛斬道：「笑對北山醉心弦。」「接續。」「一輪紅日東破曉……」詹琳道：「青杏芳菲滿町軒。」「接續。」章冷對曰：「杏黃不似春醪醉……」彥尚芳脫口對道：「齒頰生香漱心原。」

我笑着說：「今天大家合作杏花詩，還能做到抑揚頓挫，風雅至極，真不容易。現在呢，變個法子，弄一個好玩的，當然也是很有難度的，請各位用杏花意象屬對以下拆字聯：轟三個車，左余右斗成了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徑斜。」詩人張三丁瞪眼良久，又很快舉起了手：「晶字三個日，有房有豬才叫家，日日日，白雲生處有人家。」我品味再三，說：「三丁兄這次的下聯有點兒硬，對得還算行吧，但問題是你嚴重走題了，沒一點兒杏花意象，挨罰。」

張三丁只紅了一下臉，不氣也不惱，看來是有備而來，只見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紙迅速掃了幾眼，又放回去，大大方方地說：「今兒呢，我給大家說一段杏花掌故，很好玩，希望大家能喜歡：話說布衣秀才申屠澄赴任縣尉，因風雪阻途，夜投茅屋。主人燙酒備席，申屠舉酒杯行令：『厭厭夜飲，不醉不歸。』這是引用《詩經》所行的雅令。話音剛落，主人之女杏花笑了：『這樣的風雪之夜，你還能到哪儿去呢？』說完，少女杏花驀了申屠澄一眼，脫口出令：



### 在夾縫中求存的演藝人

「出道即巔峰」這句話多是用來形容在綜藝選秀中組成出道的男團或女團，但是這句話是「褒」抑或是「貶」，各人的視角看法不同，有人就簡單地說：「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就因為韓國娛樂圈發生不少K-POP的男團、女團突然『被解散』情況，令本來已在夾縫中求存的演藝人措手不及，故此內地娛樂圈就衍生出『限期男團女團』，好讓成團出道的演藝人有心理準備，為自己星途事業以後的發展鋪路，當然星途能否繼續下去，則要視乎每個人的際遇了，若團體出道後有好的成績、受粉絲歡迎支持的，製作公司在商言商，自會用各種方式讓團體演藝人的星途得以延續。」

而資深演藝人指出，雖然不同的職場有着不同的「夾縫」，不過演藝人面對的夾縫情況特別多，有演過三級片的女星表示：「脫掉過的衣服，就要努力地一件件穿回來的時候，亦要正面面對為目標所曾付出的代價，包括被人鄙視指指點點，甚至對你有極不尊重的語言攻擊，但也寄語在名成利就時，要做好日後生活的安排，例如買樓讓自己『有瓦遮頭』，絕對不可做『日光族』，因為演藝人的大部分『事跡』，都會跟隨着你一輩子，也隨時被人『翻箱倒櫃』展示於人前，只要你有足夠的經濟能力，亦是保護自己的一種力量；所以三四十歲已退出娛樂圈或婚後洗盡鉛華的演藝人，就因為有『底氣』，依然會參演不同類型的綜藝節目，展現一下自己才藝的同時，也能滿足一下自己的虛榮心，正常的物質虛榮需求人皆有之，故此還是那句老話：財政獨立，人格才能獨立！不是嗎！？凡夫俗子自然也要穿衣吃飯，經歷過困難奮鬥，才能感受到什麼是『愜意』的安穩日子。」

人不怕犯錯，可是價值觀生活出現了問題，這樣的人生才是最可悲。



●最喜杏花婀娜笑。（韓風平攝）作者供圖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申屠澄聽後驚喜萬分。他知是少女杏花用《詩經·鄭風·風雨》裏的句子，隱去『既見君子，云胡不喜』，應是含蓄地向他表達愛慕之情。於是，申屠澄便向杏花父母求親，最終兩人喜結良緣。」

「好，講得好！」文友們連連鼓掌，詩人張三丁突然又舉起手：「此情此景，讓我茅塞頓開，令官出聯『轟三三個車，左余右斗成了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徑斜』，我再對下聯——『杏字一個口，草化連成花，口口口，勸君盡畫杏花酒。』」「絕了，對得漂亮！」大家報以熱烈的鼓掌，杏花行令的情緒，很快被詩人張三丁的接連出場點燃起來。

我接着對：「風中蠟燭光，流半邊，留半邊。」詩人管弦子對道：「夢裏惜杏花，拾一朵，失一朵。」我豎起大拇指，表揚道：「『流』、『留』與『拾』、『失』，各個相對，又都是同音反義的字，而且意境蠻好，通關。」「天為羅衾地為氈，日月星辰伴我眠。」我又出了難題，沒想到馬奔很快來了一句：「雨是春琴誰堪醉，柳綠桃紅杏眼甜。」「好一個『杏眼甜』，神來之筆。高活了，太難得了，大家鼓掌！」

「最是生無底滿堂，竟然全家午出頭，見他晚間鑿壁來偷光——孔明。」我拋出最後一個難度最大的——字謎、成語人名謎題的上聯，要求大家行杏花令下聯。文友們沉默了好長一段時間，都沒人應答，我正要指定人，最後劉老師舉手力挽危局：「難為杏樹木被砍，來年春到不再興，是誰初玉葉塑金枝——錢起。」我一邊鼓掌一邊稱讚：「太棒了，我的上聯字謎是牛年的『牛』字，『生』字無底、『午』字出頭都是『牛』，劉老師下聯字謎是『杏』字，『杏』的『木』字頭部被砍變『否』字，『來年春到不再興』意指『不』字又長出了頭變回了『杏』。至於『鑿壁偷光』、『孔明』、『金枝玉葉』、『錢起』都不難解釋，真真妙不可言啊！」



### 《長津湖》裏那些最可愛的人

在內地，提起誰是最可愛的人？答案必定是——解放軍叔叔。已故著名作家魏巍從朝鮮歸來之後，發表的戰地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影響了好幾代中國人。「最可愛的人」，也成為中國人民志願軍的代名詞。在魏巍後來所寫的一篇紀念文章裏，他講述了生平所獲最崇高鼓勵的一件事情。那是1953年9月23日，周恩來總理在第二次全國文代會上講話時，突然推開了講稿，朝着台下的代表大聲說：「哪一位是魏巍同志？請站起來，我要認識一下這位朋友。我感謝他為我們子弟兵取了個『最可愛的人』這樣一個稱號。」

正在香港熱映的電影《長津湖》，說的就是那些最可愛的人。這部製作、票房均以創紀錄的方式寫入中國電影史冊的片子，還原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時，發生在長津湖的一場戰役。面對敵我裝備之懸殊，嚴寒天氣之惡劣，志願軍鬥志之昂揚，都讓人不得不為這場超出人類想像的慘烈戰爭感到震撼和動容。

長津湖地處朝鮮東北部，是一處發電站蓄水建設的人工湖，東西兩岸是海拔1,000多米的山地。軍事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抗美援朝戰爭史》記

載，1950年10月下旬，長津湖地區開始降雪，氣溫驟降。11月下旬，氣溫已經降到了零下27攝氏度左右。此時的長津湖山高路險，冰封雪覆，作戰環境惡劣程度不言而喻。我小時候在北方生活，對寒冷有着深刻的記憶，甚至還有過冬天跌入冰河的經歷。當看到影片開始冬衣嚴重不足的解放軍，在接到軍令後，爭分奪秒日夜兼程趕赴戰場時，緊張的心立刻懸了起來：敵強未測，嚴寒已經成為他們難以戰勝的勁敵。

實際情況比預期來得更為慘烈。極寒天氣完全超出了戰士們的設想。入夜後。當地氣溫在零下30攝氏度左右，最低甚至到了零下43攝氏度。戰場上鐵血鑄就的鋼鐵軍人，也是普通的血肉之軀，也是別人的兒子、丈夫、父親、兄弟。為躲避敵軍的偵查和火力，無棉無被，無火無爐，他們就這樣靜靜埋伏在如此寒冷的夜裏。能果腹的，唯有少得可憐的幾個土豆，就這還要揣在懷裏，用胸口的一點溫熱煨着，以至於入口的時候，不至於因為太過冷硬而咯到牙。

電影裏，保家衛國的戰鬥英雄，用遠超常人的鋼鐵意志，克服了惡劣的自然環境，打敗了裝備精良的強大敵軍，創造了不可戰勝的神話。現實

中，這場被譽為新中國立國之戰的戰爭，為此後的和平發展，贏得了極為重要的歷史機遇期。和平年代，雖然我們常常隨口便是一句祈願世界和平，但我們並不天真，作好準備隨時應戰，才是保障和維護長久和平最現實的策略。

電影院裏，整整3個小時的放映時間，沒有一個觀眾中途離場。正片結束了，很多人仍然靜靜地看着字幕，這場動用數萬人參與拍攝和製作的片子，盡可能把每一個參與個體的名字，都打在了片尾。散場的時候，燈光亮起，每個人似乎都有所觸動，神情嚴肅的彷彿經過了一場洗禮。

去年是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作戰70周年紀念，我在查閱史料後更為深刻地明白，在國家百廢待興之際，仍然作出派兵入朝參戰決定，其背後的考量不可謂不深遠。正如影片中透過戰士說出來的經典那句台詞：這一仗我們不鬥，就要我們的下一代來打。

在我家的親戚裏，有一位長輩就是抗美援朝的退伍老兵。當年，仍是熱血青年的他，把一隻胳膊留在了朝鮮戰場上。舒適的電影院裏冷氣逼人，我下意識地用左手緊緊地握了一下自己的右手臂。

